gustav / June 12, 2014 10:22PM
凡骨：[六四徵文]一個80後的天安門印記* (授權轉載)
凡骨：[六四徵文]一個80後的天安門印記*
作者：凡骨
更新時間：6/12/2014 4:49:25 PM
引用日期：2014-06-12
引用連結：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wk/201406/Article_20140612164925.shtml

*原網站「一個80後的天安門記憶」，受原創作者之托改為「一個80後的天安門印記」。

我永遠記得父親站在醫院大樓的窗台上，朝遊行的學生揮舞白大褂的情景。那一年，我剛滿6歲。而這是我最早的關于天安門的記憶。

雖然對很多親歷者來說，那是深重的傷害與苦難。但是天安門在我的印象中，卻意味着怪異、離奇、荒誕、滑稽。多年之後我懂得了這種感覺在文學上叫：「魔幻現實主義」。而《人民日報》對莫言獲獎的贊美，或許是想用這種「魔幻現實主義的蒙太奇手法」昭示我們的國家會在的拉美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絕塵而去……

是為序！

一、【1989】雪糕女神

1989的夏天，似乎比以尋常年份來得更早一些。

讀大班的我，已經成了除老師以外幼兒園這一畝三分地的元老。混到了可以在幼兒園內橫行無忌的年紀。幼兒園在離我家150米的小學內。小學校外則是街心轉槃，至今這仍是沙坪壩區最核心的地段。沙區是民國年間重慶的大學城，重慶多數知名大學、重點中小學都匯聚于此。幾乎一夜之間街心轉槃就被一群大哥哥、大姐姐們占領了。

記憶中的雪糕姐姐烏黑的長發，時而扎成馬尾，時而披肩。每次和我們玩，總是閃爍着水靈的眼睛給我們講童話，記得雪糕姐姐說他們是「藍精靈」，要打敗北京的「格格巫」。我們給幼兒園園長起的綽號也是「格格巫」，北京那個「格格巫」也像我們園長一樣成天對哥哥姐姐發飆嗎？比園長還討厭嗎？北京那麼遠，哥哥姐姐們沒有彈弓，也沒有寶劍，怎麼打敗北京的「格格巫」？我不是很明白……

雪糕姐姐身邊總有幾個像蒼蠅一樣的大哥哥圍着轉。他們有些壞，老叫我們端茶遞水、打雜跑腿。他們唯一能干的好事，就是不時遞過來的奶糖、冰棍和雪糕。三毛錢的雪糕是當時的哈根達斯，相當的奢侈。雪糕姐姐總是和我分享，有時甚至整支都給了我。時至今日我仍然清晰地記得雪糕的甜美，而雪糕姐姐的容貌在記憶中很快就模糊得只剩下水靈的眼睛和烏黑的長發。我承認當時只有雪糕打動了我的胃，而姐姐并沒有在我心里留下多少的痕跡。

多年以後，已是青春期的我開始時不時地努力還原、拼湊雪糕姐姐的容貌，像朱茵、關之琳？還是高圓圓、林心如？似乎都像！雪糕姐姐的容貌借着這些影星的畫報，伴隨着青春期的荷爾蒙在我心里變幻成風情萬種的魔幻女神，永恆不變的只是水靈的眼睛和烏黑的長發。我開始懂得了當我和女神一人一口分享雪糕的時候，那些「蒼蠅」投來的惡毒眼神也許并不僅僅只是因為雪糕的美味……

後來，真的就如華仔的廣告詞：「我的夢中情人有一頭烏黑靚麗的長發。」 這樣的審美取向一直延續到了今天。而童話、雪糕、大眼睛和長發卻一直在心里醞釀着……像一杯紅酒，像一首老情歌……

二、【1989】玩具總動員

通常我放學回家的路不是那條單調的150米的街道。而是有1500米，會經過小吃攤、迷宮般的工廠住戶區，電子游戲廳，還有公安分局背後的池塘和農田。這是充滿魔幻色彩的回家的路。請不要用古板的「調皮」來對我進行惡意的丑化。因為這是一個「熊孩子」拒絕平淡、懂得生活的表現。

美好的時光總是短暫的，沒過多久，父母開始禁止我上街玩了。更讓我不爽的是，每天放學還來接我，這讓我只能選擇那條單調的150米的街道回家。對此我憤怒、我抗議、我要討說法。依稀記得父親給我的說法是 「北京有了變化」

。北京的變化與我有什麼關系？我不明白。只是在童年的印象中，覺得北京的「格格巫」和幼兒園的「格格巫」一樣，是個令人討厭的喜怒無常的更年期婦女。

幾次我偷偷的溜上街找我的「雪糕姐姐」。聽人說她回學校了，又聽說她跟同學去了重慶市委，反正我沒有再找到她。所以我去街心轉槃也不那麼積極了。

一天正在午睡，姨媽急匆匆地從50公里外的郊區跑到我家。他女兒清秋在川外讀大學。一進門就問我爸媽：「知道清秋去哪里了嗎？如果碰到她叫他第一時間回家。」然後與我爸媽小聲地嘀咕了幾句，喝了口水匆匆地走了。我很失望，因為這次姨媽什麼都沒有帶來,而以前總是有玩具、零食、或者連環畫。

自那以後，我被管得更嚴了，嚴禁上街！只能在醫院家屬院裡玩。更可怕的是，大人們變得團結了。每當我們躲開爸媽的監視，試圖越獄到街上玩的時候，總有個幽靈一樣的大人跑出來，調查我們要去哪裡……

聽說那一年，醫院職工6.1兒童節的補貼拿得很多，爸媽們出手相當的闊綽，只要答應不上街就給買玩具。我和小伙伴們都得到了比往年多很多的巧克力和玩具，簡直就是玩具總動員。聽一個小伙伴解釋說，那是因為北京戒煙了，省的錢給我們大家買的玩具。他爸爸上次戒煙時省下的錢也給他買了玩具。可他就是不能解釋北京那個「格格巫」與他父親有什麼關係，更不能解釋為什麼北京戒煙我們就不能上街玩了。我嘲笑他是「格格巫」的兒子，為此我們吵了起來，好像還打了一架……

雖然不能上街，也沒有了雪糕姐姐的童話。但我們有了玩具和巧克力。也時常能吃到雪糕。那個夏天對于我來說是雪糕、是童話、是玩具總動員。總體來講，是很幸福的……

1990年，又開始穿短袖衣服了。我常常問我的父母，今年哥哥姐姐們還來街心轉槃玩嗎？今年夏天我們還可以到街上玩嗎？今年北京還會把戒煙的錢給我們買玩具嗎？父母總是沉默，或者呵斥我不准問這些問題。我瘋玩了一個夏天，直到秋天我又穿上了毛衣。我終于開始相信，我的雪糕姐姐不會來了，雪糕和童話也不會來了。我的玩具總動員也泡湯了。從此我成天面對的將是一摞摞的作業。為此，我失落了好久……好久……

三、【1990】自由門的前傳——父親也翻牆！

或許是因為被「解放」的原因，父親是很感激鄧小平的。常常在我面前念叨沒有他就沒有我們這個家，更沒有我。在「玩具總動員」之後，父親總是長吁短嘆：「小平怎麼這麼糊塗呢？」「學生說兩句話有什麼大不了的？言論自由，言者無罪嘛！」「有必要拿着機槍、坦克鎮壓學生嗎？」「一世英名呀，毀了！毀了！」最後父親得出結論：「鄧小平也是一個虛偽的人。」

我朦朧之中知道是鄧小平讓北京「戒煙」的。鄧小平和「格格巫」有關系嗎？反正，「戒煙」是一件好事呀，既對身體有好處，又可以省下錢來給我們買玩具。鄧小平哪裡糊塗了？

父親有一台破收音機，以前是偶爾聽，現在下班回家就抱着不放。也不老老實實洗碗、洗衣服了，為此還和媽媽吵了一架。每每我在燈下做作業之時，父親就抱着收音機坐在三五米遠的地方監督我的學業。但這并非是一幅溫馨的家庭親情畫，因為陪着父親監督我的還有雞毛撣子——這是我最討厭的東西。

就算努力完成作業，也天色已晚，不能出去玩了。而且有了雞毛撣子的監督，我再也無法偷偷地玩「變形金剛」。邊做作業邊陪着父親聽廣播成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雖然父親把廣播聲音調得很小，小到他自認為只有他能聽得見的程度。可是大家不要忘了，他的耳朵是六十歲，而我的是六歲。

之後不久，那廣播就聽不成了。能聽到的只是鑼鼓喧天的中國式搖滾和雜音。父親急壞了，卻怎麼也修不好，向來吝嗇的父親，最後花大價錢買了一台紅燈牌全波段雙卡收錄機，效果也僅僅是略有改善，那段時間父親很是鬱悶。

一天，父親興沖沖地跑回家，翻箱倒櫃地找出一把破雨傘和一捆舊電線。把傘布拆了，把電線外的絕緣膠皮了也剝掉。像蜘蛛網一樣纏在雨傘的骨架上。然後放在窗台邊。另一頭接在收錄機的天線上。廣播又能聽了，效果不錯，聲音也很清晰，父親滿意之中透着些小得意。後來父親又把蜘蛛網蓋上傘布，讓他看起來更像是一把雨傘。之後每每遇見雷雨天氣，總是急匆匆地跑回家把蜘蛛網收起來。

從此以後，冒着雞毛撣子在我屁股上留下監督記錄的風險。我一邊尖着耳朵聽美國之音，自由亞洲的廣播；一邊在作業本上寫下：「我愛北京天安門」、「我愛中國共產黨」的句子。漸漸地，我了解了北京「戒煙」是怎麼一回事。現

在回想起來，那很魔幻……卻也很現實……

多年以後，當我第一次遇見「自由門」的時候。我腦海裡直接就把那只藍白色的小鴿子與我家的蜘蛛網划上了等號。上帝也瘋狂、父親也翻牆，用的是「自由門的——前傳」。

四、【1992】訂婚家宴——我坐牢也是英雄！

外婆因抗戰由天津來到了重慶，自此生了根。剛才提到的清秋姐，她外婆與我外婆，我媽媽與她媽媽都是乾姐妹。我們兩家可稱為世交。就連清秋姐小時也是外婆帶大的。清秋姐川外畢業，在航空公司當翻譯，交了一個男友。准備過年時帶給我外婆看看。與其說是兩家人的聚會，還不如說是清秋姐的訂婚家宴。

家宴前一天，我聽見父母在廚房偷偷地議論：「清秋那個男友坐過牢的！會對以後有什麼影響嗎？」……「只要清秋喜歡就行，坐牢怕什麼。又沒有判刑！」……「何況幾個月就放出來了。」……「為了6.4坐牢不丟人。」……「那是英雄！」

這時的我，已經大概明白了1989年天安門發生了什麼事。但我只在電波里聽過海外流亡者的敘述，卻從來沒有親眼見過一個活的當事人。對于他們，我很好奇、也很興奮。我很期待那場家宴的到來。

第二天，大人們在外面張羅着。清秋姐和高高帥帥的男友在一旁小屋里小聲地說着悄悄話。我興奮地厚着臉皮過去搭訕，當然很快地就混熟了。以前經歷過的挫折，讓我知道有些話題是不能在大人面前說的。我看准了時機，湊到清秋姐和他男友旁邊：「哥哥你為天安門坐過牢？」然後……

然後，我從來沒有見過清秋姐的臉那麼黑過，我被趕出了那間小屋子。家裡的氣氛變得凝重而尷尬。我像個撿來的孩子一樣，誰也不理我。更過份的是，我像只小狗一樣被關在廚房裡一個人吃飯，我委屈死了。

清秋姐和男友飯後去看電影。她們剛走，父親和雞毛撣子就來接見我了。「跪下！」父親發怒了。

「才不跪呢，我又不是向您請願的學生！」我不服氣在心里嘀咕。姨媽趕緊來解圍，好不容易奪下了撣子，免了我的跪。

「你這個小兔崽子，你吃撐了吧？整天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我是小兔崽子，你是老兔子！」我埋頭嘀咕。

「我看你以後才要去坐牢！才是個反革命」

「坐牢就坐牢，反革命就反革命，你是右派，你也坐牢。你還沒有坐成英雄呢。我坐牢我就要坐成英雄！」我繼續嘀咕……

很久以後我都這樣認為：我一個小學生說兩句話有什麼大不了的？言論自由，言者無罪嘛！有必要拿着雞毛撣子鎮壓我這個小學生嗎？要是有輛坦克估計父親也得開出來碾死我。最後我得出結論：「父親和鄧小平相比，更是個虛偽的人……」

五【1994】我要當立委——泛藍聯盟的幕後黑手

我11歲了。好動，精力旺盛！愛上了一項很雄性的運動項目——打架。為了充分發揮這項運動的社交功能，我們擴展了參賽人數。讓這項運動成為了——打群架。我們打群架是很有古典氣質的。第一個回合是進行「激烈辯論」，能用辯論解決的，一般就打不起來。辯論是我的強項，我是一個特別講道理的人。沒有道理的事兒，一般我都能講出道理。所以往往都是對方「辯論」輸了之後先動手。因此我參與的打架，多數都更有動手的理由。這讓老師們有些頭痛。

一次被老師當眾批評：「你看你，一天貪玩、盡是惹事兒。不是罵人，就是打架！再這樣下去你能有什麼出息？你看哪一個人是靠打架、罵人、貪玩就賺到錢？有出息的？你說！」

當眾的批評讓我很受傷，更讓我惱怒的是班裡最漂亮的倩倩也在一旁捂着嘴瞄着我偷笑。我也不記得是從自由亞洲電

台，還是從父親的《李敖文集》知道的台灣。反正我是知道了。我沖口而出進行回擊：「在台灣，立法委員的工作就是開會時打架、罵人。而且只有半年在開會。他們體面、有錢、也有出息！我以後就去當立法委員！」

老師被我廣闊的視野驚呆了，一時不知道怎麼回答。憋了好半天，暴跳如雷地說：「好吧！那就讓我看看你有多大能耐。國民黨蔣介石800萬軍隊都被趕到台灣去了。有本事你帶他們打回來，再來當你的立法委員。現在你給我馬上滾到教室後面去罰站！！！」

下課後，一幫男女同學圍過來追問我什麼是立法委員。我一通胡吹亂侃……。而漂亮的倩倩就坐在聽眾的頭排。

這罰站——太值了！！！

多年以後，國保傳喚我時常常會問泛藍聯盟有沒有幕後黑手，我總是想起這位老師。如果按父親打成右派的標准，我感覺他絕對應該被定性為幕後黑手……

如今20年過去了。應該不會追究那位老師了。我寫下這段記憶，因為它真的很魔幻……也很現實……

六【2001】「他媽的又在撒謊！」——法輪功自焚

我快18歲了。爸爸早就沒有再聽廣播。因為就算用蜘蛛網也只能收到鑼鼓喧天的噪音。我已經知道天安門不僅僅是一個地點，也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圖騰。他是近百年來中國曆次「地震」的震源。戊戌變法、五四運動、1949的淪陷、反右、文革、改革開放、64學運。中國社會的每一次胎動。都最終會在天安門分娩。我還學會了上網，那是一個精彩的世界。比美國之音、自由亞洲、《李敖文集》還要有趣得多。

2001年春節，聽說這才是新千年的第一個春節。除夕夜，法輪功自焚了。我對此基本沒有立場，只是對電視上鋪天蓋地的反邪教宣傳覺得反感。播點更有趣的不行嗎？

父親看着電視里的宣傳片，把大腿一拍：「他媽的又在撒謊！」

我不太相信這是假的，追問道：「為什麼。」

父親自信地回答：「我當了這麼多年醫生，從未看見燒傷的病人會被裹成這樣的，還有那個開了氣管還能說話的。如果不是造假，全世界的《外科學》都要改寫了……」

七【2014】歸來路焉識

電影《歸來》選在5月16日上映，我覺得這個日子很有意思。因為他不光是文革的開始。這一天也意味着我的「歸來」——因為我重新獲得了傳說中的「政治權利」。帶着父母去看了電影《歸來》，雖然張藝謀把右派所受的迫害與苦難拍成了愛情和家庭。父親卻仍然數次潸然淚下，連聲叫好。對于這部電影，網上的口水戰父親早已知道，他已經學會了上網和翻牆。我猜想他認同這部電影的原因，更多的不是在政治。而是在經曆、在感情的渲泄與安慰。

因此，我也認同了這部電影，在這樣一個敏感的日子，上演一部敏感題材的電影。我相信是有很多人，做了很多的努力。而《歸來》引起的口水戰像一出預言性的寓言，召示着今天的中國所面臨着的一場復雜的「歸來」。

薄熙來的紅歌會，毛左的甚囂塵上。召示着文革思潮的歸來。

高調右傾的大V、知識界、南方系。召示着普世價值的歸來。

遵循慣例的祭毛，卻召來左右兩邊的口水大戰。召示着不爭論的結束，爭論的歸來。

海外發起的「重返」活動。召示着街頭行動的歸來。

國內近來瘋狂地抓人，辯護律師的辯護律師都在請辯護律師，則召示了鎮壓的歸來。

2007年秋日的一個黃昏，廖亦武在云南接劉曉波電話，話音特別消沉。劉說，難道死難者都被人們忘記了嗎？我們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嗎？亦武哭了。通夜難眠之後寫一首《六四悲歌》。 也是在2007年，國保也曾輕蔑地說，你們

搞的那一套，搞了几十年，也不過如此，也過就是這几個人。我們有的是維穩經費。

在短短七年之後，該來的都來了。就像緬甸、像台灣、像利比亞。

我恍然大悟《歸來》中男主角奇怪的名字——陸焉識。

是的——歸來路焉識。歸來之時，或許你已經不認識路。路邊等待的人也未必識得你。所有可以證明你曾經存在過的相片中，卻只剩下政治剪刀鏤空後的痕跡。
海外流亡思鄉心切的游子，國內高牆電網里的兄弟。令人生厭的毛左，網上網下不知道名字的朋友，和那些神出鬼沒的國家機器。不管你歸來，或者歸去。也不管你是否路焉識。我都路邊，淡淡地……淡定地等你……

僅以零零星星、碎片化的天安門印記。以此問候近來被以各種理由拘捕的良心犯（名單如下）們。他們當中，有很多是我所熟知、關注的。更有不少是我非常熟悉的前輩、朋友甚至兄弟。祝他們平安。因為在這個魔幻着并現實着的國度，我們身上都一個共同的胎記——天安門。

石玉、方言、侯帥、董廣平、常伯陽、于世文、陳衛、姬來松、徐志強（聖觀法師）、王芳、解麗、黃靜怡、萬里、蔡崇富、李文嬋、馬強（西域武僧）、唐荊陵、陳劍雄、王清瑩、陳兆志、林國輝（李錚然）、陳建芳、屈振紅、辛健、向南夫、朱英娣、陳光、張海新、馬香蘭、王良雙、陳冬梅、王燕欣、李桂芳、孟繁荔、徐光、譚凱、林東、王喜利、林貴州、章賢璽、高瑜、沈勇平、羅向陽、謝文飛、張皖荷、吳斌、楊崇、浦志強、胡石根、郝建、劉荻、徐友漁、賈靈敏、劉地偉、張世清、袁新亭、王清瑩

(Source: gustav)

Edited 7 time(s). Last edit at 06/13/2014 07:23AM by gustav.